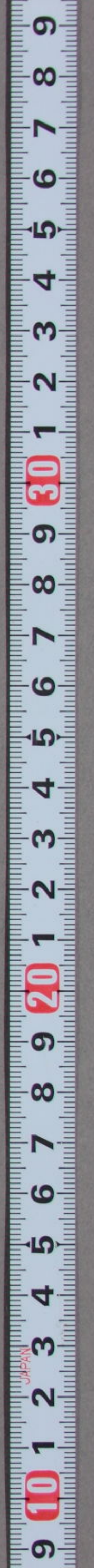


ハ 6  
190  
2





和  
190  
卷 2



文帝全書內函卷二之三

目錄

祝世祿序

劉梁楨序

趙承銓序

跋附

夏慎樞序

汪芳藻序

李聖翼序

程九鵬序



七十三化序

續降化書序

二卷化書上

化跡總詩

元命化 一

生民化 三

稽古化 五

寧親化 七

淵石化 九

流形化 二

易俗化 四

奉真化 六

幽婚化 八

馴雉化 十

回流化 十一

好生化 十三

薦賢化 十五

榮歸化 十七

歸寂化 十九

感生化 二十

孝友化 二十

白駒化 二十

恤孤化 二十

降瘟化 十二

天官化 十四

格非化 十六

敦宗化 十八

君山化 二十

奉先化 二十

沔水化 二十

舉讐化 二十

慈訓化 二十



盡忠化 九二十

山王化 一三十

存褒化 三三十

明寃化 五三十

拯溺化 七三十

三卷化書下

曲雨化 九三十

北郭化 一四十

平苴化 三四十

棲真化 三十

刑賞化 二三十

回風化 四三十

苴邑化 六三十

雨穀化 八三十

殞賊化 四十

返火化 二四十

費丁化 四四十

石牛化 五四十

顯靈化 七四十

巴都化 九四十

戒龍化 一五十

魚腹化 三五十

東郭化 五五十

天威化 七五十

旌隱化 九五十

殺生化 一六十

五婦化 六四十

大丹化 八四十

婆婆化 五十

鳳山化 二五十

口業化 四五十

牛山化 六五十

尙義化 八五十

佑正化 六十

酷虐化 二六十



憫世化 六十  
咸陽化 六十

邛池化 六十  
解脫化 六十

仁政化 六十  
幽明化 六十

籌帷化 六十  
如意化 七十

丁未化 七十  
水漕化 七十

桂籍化 七十  
孝廉化 七十

感時化 七十  
神扶化 七十

誅暴化 七十  
明經化 七十

護聖化 七十  
明威化 八十

濟順化 八十  
濟迷化 八十

證果化 八十  
明良化 八十

忠顯化 八十  
聖治化 八十

武烈化 八十  
興國化 八十

止足化 八十  
真元化 九十

誅逆化 九十  
拔苦化 九十

福瀘化 九十  
昭明化 九十

亨屯化 九十  
安南化 九十

復古化 九十



科儀附

化書四卷。海陽趙君秉衡名銓遺命其嗣君照所梓。每化皆有圖像。今惟圖像不錄。餘照原本校刊。分上下二卷。

文帝全書內函卷二

文昌化書原序

文昌化書二卷。別錄一卷。新安潘景升氏梓之秣陵而丐序於余。余惟古今奇變恆挾於道家者言。而吾儒詫其爲怪爲神。擯而不談。獨是書最炳烺耳目。世之紳而顰者。尤歛衽欽響焉。以故宇內寶林福地。靡不嚴飾崇祀。至於化跡之倣儻瑰奇。又莫不極相讚重而稱說之。尊擬則自有像教以來。莫之或逾。業報所由顯。則往往托之乩筆。迨旣久而疑冰者有之。夫天地一大冶。而造



化同氣機。帝君九十七化。出於機而入於機。入於機而出於機。其位業則天中人。其分身揚化則人中天耳。按天官家文昌於列星爲奎若壁。而儒者亦云傳說爲列星。東方朔爲歲星。如韋南康之爲諸葛忠武。而以功食蜀如岳武穆之爲張桓侯。而以忠殉宋。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帝君之化迹。豈不恆理恆事也哉。真誥記猶龍氏。在宓義時爲鬱華子。在祝融時爲廣壽子。在神農時爲大成子。在軒轅時爲廣成子。在少昊時爲隨應子。在顓頊時爲赤精子。在堯

時爲務成子。在舜時爲尹壽子。在夏商時爲真行子。爲錫則子。至周時始稱老子。不但已也。浸假而化其左目以爲日。右目以爲月。頭爲崑崙。髮爲星宿。指爲五嶽。毛爲草木。而腸爲蛇。腹爲海。其言廓落洗洋。未必盡見信於拘方守文之士。不知徧現沙界。收攝一塵。非籟音衛言也。若普門大士之三十二應。則自佛菩薩以洎天大將軍宰官居士。若國夫人若命婦。而乾闥婆迦樓羅緊那羅之屬。亦皆現其身而說法。又以一身具八萬四千爍迦羅首。母陀羅臂。清淨寶目。以三千大千之界。無所不



應隨應隨足。要以表無方之用。理有固然。無足疑者。且是刻也。不獨張皇祿祥爲乞靈者之資。而諸化迹所顯示。蓋最篤於君臣父子。而所載福善禍盈。幽明感應之際。捷於影響。不爽毫髮。覽者深信而重加惕焉。其於維風善俗之助。豈尠銑音淺哉。余故因景升氏之請。不辭而序之。如此。豫章祝世祿撰。

又

天官書。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祠家則以其

降神於蜀。率象神而祀焉。至今則崇祠徧宇下。與關漢壽夫子等。其傳布則勸行陰騭。戒士子敬字紙。立社倉諸文。與星日俱昭。太原王用予預知周吉解元異夢記。吾黨鴻驗諸子。曾刊刻行之。獨所傳九十七化一書。不易得見。以闡揚帝君覺世牖民慈心。甚憾事也。丙寅首春。李子蒼雷攜自高沙。相傳鶴林尤先生得之臨淮蔣氏。先生以吾道干城。爲文章宗主。垂五十年。僅官學博。量移叅軍。拂衣歸里。當世惜未竟其用。今讀其書。極神奇變化。率以忠孝仁愛爲先。誠暗室之明燈。洪濤之寶



後也。乃流傳百千餘年。不屬他人。獨歸之先生。且聖諭  
諄切。不啻耳提而面命。豈非以先生爲人。能以道立身。  
以道救世者哉。同志諸子暨二三家姪輩。慨然信心。爲  
疏募梓以行。余讀竟。肅然起敬。曰。是何異大易以善不  
善分慶與殃。洪範以五事配五行。分休與咎乎。顧天下  
賢智卽多。或崇禱祈之虛文。未能身體力行。愚夫婦又  
驚其言幽深窈渺。則何如此詩與圖之深切著明。卽以  
竝六經而行可也。或曰。近於嬉。余又曰。不然。在易曰。天  
垂象。聖人則之。凡夫吉凶福禍未至。天何嘗不以象告。

假令河不圖。洛不書。雖羲禹無以教天下。後之人卽有  
如文王周公孔子之聖。箕子之賢。亦孰從敷揚其義。以  
傳於無窮。况北斗定四時。繫八極。而文昌用事。則兼主  
文武爵祿壽命嗣續諸司。余願奉是冊者。志心皈命。身  
體力行。卽不言報應。而報應在是矣。抑余又聞繫詞之  
言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天下之人。無不可以仰帝君  
爲師。而帝君之可以爲師。亦不盡此九十七化。學者能  
得其詩之所不盡言。與夫圖之所不能盡繪。則庶幾無  
負帝君垂教之慈心。暨諸子欣然重鑄以神道設教之



微意也。此又豈九十七化之所能盡也哉。廣陵劉梁楨序

又

往余爲童子時。出就外塾。每於誦讀之暇。輒取釋老經籍。及因果感應諸篇。藏蓄箱篋。塾師與先君子弗之禁也。且喜爲同輩演說二氏大義。其時初下筆爲制義。於文字中。亦時時旁及其說。塾師不以爲然。先君子見之。反益喜。稍長而先慈下世。先君子亦相繼見背。繼母幼弟。孱孱。予勢不能復讀書治舉子業。而往時釋老

經籍。因果感應之書。未嘗廢也。且喜其可以益專所好。以故數十年來。持襍被奔走四方。然每當俗空稍謝。必焚香掃室。莊誦太上感應篇。文昌化書。暨山公格言三種。風雨寒暑。不敢輟也。三書中。感應篇最多善本。惟化書流傳未廣。且其書魯魚亥豕。字畫之訛舛。莫可勝指。因矢願從友人處。旁搜遍借。檢閱校正。丹黃屢易。始獲粹然完璧。爰收之巾箱中。冀旦晚得輟養生之資。以付剞劂。俾得與感應經竝爲流傳。其於世道不無少補。願莫快焉。未幾吾郡遭罹兵燹。銑音銑室家播越。歸簡書籍多



有散失。卽化書係生平心血縷縷。亦已滅沒無存。殊爲  
悵惜。自念年老。又復爲病所纏。求如少時目聰手健。再  
爲考訂參酌。以成新本。必不可復得。因伏枕語兒輩。予  
他日朝露後。汝輩其訪之里中。有收得余原本者。當勿  
惜以重價購之。如原本必不可復覓。則汝輩宜求之當  
代善人君子。必有考訂參酌。如余之用心者。其勿吝長  
跽稽首。借閱其本。抄而付之梨棗。以竟余生。平未竟之  
志。苟失予言。是爲不孝也。時康熙歲次壬戌秋月上浣  
海陽趙承銓秉衡氏序

此先君子壬戌歲將易箒時遺筆也。先君子言行篤  
謹。孝友切至。居鄉恂恂如孺子。未嘗敢忤人傲物。其  
見善也。知無不爲。雖勞苦不惜。天性然也。生平好讀  
佛老書。晚年尤甚。竝喜爲人演說大義。序中所云感  
應篇化書格言三種。不孝等竊見晨夕。必置几右。後  
皆緣兵燹失去。故當病篤時。猶諄諄語不孝等。謂必  
重購善本。以成遺志。十餘年來。不孝等忽忽如有所  
失。今感應格言已奉遺命重梓行世。惟化書善本。輒  
轉尋求。於乙亥春始得廣陵重鐫所刻四冊。字無訛



文帝全書 卷二  
舛與先君子所校閱。纖毫無異。不孝等快然如獲拱璧。急付梓人。竝檢得先君子遺序一篇。鉸音尖之卷首。至先君子遺稿中。表彰二氏。以勸世人者。尙多。因散軼之餘。未遑彙萃。行當盡出。以公同好也。更可異者。先君子嘗與不孝言。二氏本自一家。因及化書中文。昌帝君問道釋迦。方成正果。本末不孝未及窺尋也。甲戌十月。不孝夢遊一亭。四面皆水。上供大士像一。軀下有道人跏趺其旁。不孝叩道人姓名。曰曹其姓。克生其名。竝詢亭之建始何時。則曰。此大士點化文。

昌帝君處也。因詢點化之語何如。則述大士之言曰。外相已備。內相未全。帝君之證果。由此不孝以爲夢境恍惚。不之信也。前年舟過吳門。得此善本。披其首頁。一亭孤峙。流水四繞。與不孝夢中所遊無異。惟少大士像及道人耳。嗚呼。豈先君子有靈。故啟佑不孝於夢寐中。以示異耶。握筆之餘。能無泣狀。不孝照敬述。

又

余邇依空門。皈心釋乘。因竊見西土諸佛菩薩。現身覺



世其靈跡變幻。出有入無。迥非尋常智識所可思議。因歎苟非白馬馱來。則此土愚人。其不疑爲子虛無是者。幾希矣。至於道家之書。雖少於釋氏。然自老莊尹魏諸真仙而外。其他所傳經籍。讖論世皆以爲蜀道士杜光庭僞撰。因欲舉其餘者。盡一切焚燬棄擲。此亦好疑之過也。若近代道家所傳文昌化書。得自蜀梓潼縣九曲山降乩之筆。皆帝君自述。其數千年中。升沉顯晦之跡。以勸勉世人爲善去惡。讀之能使人悚然。毛髮凜慄。無賢與愚。莫不生其警懼敬畏之心。與內乘所言諸佛出

身本末。大約相類。其非光庭之所敢僞撰。可知也。余向從友人處借而讀之。窺尋旨趣。大率皆爲臣依忠。爲子依孝。生爲正人。沒爲神明。初不及飛昇黃白。金丹鑪火之術。謹而遵之。可以爲仙。可以爲佛。竝可以爲聖賢。豈徒與竺乾氏之書。不相刺謬哉。卽謂與我尼山夫子同體而共命。亦何不可也。嗟夫。當今之世。人情浮薄已極。余常見無知少年。矢口謗佛者。同座多攘臂與爭。余獨正色折之曰。據君所言。佛果教人爲惡否。其人默然無以應。今帝君所傳之化書。世亦必有見其恢奇滉漾以



爲茫無可信者。余亦將折之曰。帝君之言。其果教人不忠者乎。其果教人不孝者乎。汝能如帝君所言之忠乎。能如所言之孝乎。如其未能也。則曷不取是書而焚香盥洗。一再讀之。以庶幾爲善而去惡也。海陽趙秉衡先生。以耆隱宿望。推重鄉黨。傳其歸道山時。亦多靈跡顯示。如道家所稱蟬蛻音退羽化之說。可知文昌之化爲不誣矣。余獲交其仲子公泳友兄。每爲述先生積德行善。惟日孳孳。易簣前數日。猶口占文昌化書序。付其諸嗣君輩。刻而傳之。先生豈與世之佞佛好道。以冀福田利

益者。同日語哉。欲使世之讀是書者。爲臣知忠。爲子知孝。而聖賢仙佛。且接踵於世也。夫佛之爲教。虛無而清淨。然其所以引人入善地者。一則曰布施莊嚴。一則曰歡喜讚歎。佛非愛此二者也。以爲不如此。則無以啟人之信心。而其道將不尊於天下也。余貧而無貲。不能如公泳友兄昆季之捐金。刻其尊人所遺書。以爲布施莊嚴之事。惟願自今以往。奉帝君之書。早夜齋心稽首頂禮。行歡喜讚歎之法。亦我佛白業之遺教云。時丁丑清和月。臨濟正宗得心弟子京口無庵夏慎樞拜手謹序。



又  
今夫文人拔幟。非僅恃夫春華。學士操觚。尤須培其秋實。聖經賢傳。既開萬古鴻濛。寶訓格言。亦屬千秋著蔡。矧帝君爲儒宗領袖。克砥狂瀾。而化書真翰。苑圭璋。足垂學海。第鴻編璀璨。覺悟固深。而祕篋琳琅。流傳絕少。自非德追清獻。思廣聖化於文林。焉致孝體太邱。用布天章於通國。覩斯美舉。寧禁蕪詞。吾邑舊壑。秉衡趙公。南渡啟宗。舊屬天潢。貴胄。東山衍派。近推理學名家。少卽岐嶷。長而純篤。風規磊落。此無異於景星。雅度雍和。

果足方乎冬日。黃香純孝。藉扇枕以承歡。和嶠居憂。幾却漿而滅性。於是奉異本之萱枝。娛親心於江魚陸橘。撫同根之棣萼。紹家法於禮瘦孝肥。性最含弘。一任鄰家撲棗。量偏寬厚。何妨侍女污衣。以致僮約寧苛。客嘲無怒。踐邾邾之一諾。咸服仲子推誠。焚薛邑之千緡。奚待馮生市義。公檢逋券不下羣喧陰德。頌周急之偏殷。天佑善人。每臨危之獲免。塗經險阻。輿墜落而靡傷。偶就醫途經木梁。爲負薪者觸墜。輿夫醉溺深湍。神翼歸而幾斃。而公穩坐。敗輿並不少損。無恙。常鄰村飲夜歸。醉失足溺。聊談軼事。足驗休徵。宜



乎瑞啟德門。祥鍾令器。數王家之珠樹。已倍其三。較竇  
氏之桂林。復逾其一。祥麟威鳳。早依日月之光。佩禮明  
倫。盡究詩書之蘊。合門共爨。如大遜之不蓄一錢。百口  
同居。等紹卿之無私尺帛。推梨莫擬。讓棗奚夸。寧知曠  
世高風。悉佩趨庭遺教。蓋由公也。當夫陶鎔經史。惟慕  
溫公之可對人言。砥礪綱維。祇效元定之無慙衾影。善  
因夙種。默持感應之章。慧業天生。愛奉文昌之訓。曾披  
善本。勤事丹黃。不料真詮。忽罹兵燹。頻加求覓。無非此  
集爲經心。迨至彌留。猶呼嗣君。而屬意。必期獲茲琬琰。

畢我素懷。壽之棗梨。公諸同好。乃諸嗣君。仰承遺命。廣  
購弘編。尋古本之九邱。疊爲索諸。鄴架搜亡書之三篋。  
邇幸得於廣陵。不惜重貲。急按圖而校字。以彰奇祕。旋  
鏤版以成書。俾九十七化之昭靈。燦如青天赤日。庶億  
萬千人之追法。皎如玉尺冰壺。觸目警心。作斯文之羽  
翼。廉頑立懦。實吾道之干城。藻也深慙。慧淺更荒。面壁  
之功。復愧才疎。妄負題橋之願。每自撫衷內省。正念寡  
過。未能何意。瓊集下頒。頓令蓬心稍啟。開帙瑤華。桂殿  
引我瞻依。展函玉誥。金章深人佩服。謹三薰而莊誦。爰



什襲以珍藏。嗟乎純修希覲。繼善鮮聞。楊伯起模楷關西。互傳世德。范希文衣被南國。更賴哲昆。以觀我公之累仁。克昌後裔。竝羨嗣君之紹美。光大前徽。足覘聖教之休明。定識書香之綿遠。覲盈堦之蘭芽秀簇。雖非爲邀福而捐刻字之金。喜滿篋之薇露香紛。遂不揣題詞而綴雕蟲之序。汪芳藻拜稿。

又

粵自軒轅制禮教。絕地通天辨神人。而二之以著祭祀。而治明之理。卽治幽之理。可以質諸明而無憾者。卽可

以化諸幽而無愧。以正人心。以化風俗。以振紀綱。以扶道德。大約以忠孝仁愛爲先。寧神道設教而有異乎。大易以善不善分慶與殃。洪範以五事配五行。分休與咎。禮以明德爲薦馨之本。春秋以災異歸人事。詩咏基命於宥密。經云福善禍淫。彰彰較著。余竊謂文昌帝君之九十七化。其乩筆靈文。與五經之旨有合焉。獨怪乎繩趨尺步之儒。驚視其言爲微渺也。甚至愚惛無識者。惑於禍福之說。非不尸祝帝君。崇禱祈之虛文。未嘗恪遵化書。身體力行。卒之反道敗德。欺世凌物。恃其聰明。倖



得脫穎授以事權。妄爲繭絲。一旦名殞身喪。禍延苗裔。豈不悲哉。余曩司憲蜀中有年。稔知梓潼七曲文昌帝君。靈爽昭鑒。別淑慝以肇災祥。不差一黍。而莖菴程子。乃蜀之醇儒也。博學弘材。尤以砥行礪節爲務。與余有負笈之誼。詣署與言。鯁鯁焉服膺化書。寤寐以之。是以獲雋。擢令尹。居然名杜。因艱於嗣。益綣綣弗釋。每以逆寇燬殘。簡篇荒落。字句訛誤爲憾。曰。異日博搜舊冊。覲求圖像。務重鐫之以爲廣勵德修之鑑。非徒致祐堂構已也。余膺簡命。察儲江左。兼綜藩政。念茲名言。不忘一

日程子持全本竝繪丹圖。自楚水而至。出笥中以示余。大慰余懷。余徧閱九十七化圖與詩。慨然曰。士之旣得志者。將爲龔遂乎。抑爲王仔乎。將爲魯恭乎。抑爲馬諤乎。士之不得志者。將爲李茂先之登第乎。抑爲李挺先之削籍乎。將爲袁了凡之得亂乎。抑爲李登之蹇卒乎。况乎出處語默。天必察之。進退予奪。神所司者。誠無微不至。不著無遠弗届。凡愚夫愚婦。疇不凜若在茲也。程子曰。付之棗梨。廣播壽世。當必觀六章而憬然悟。爲此而不爲彼也。於是捐旅囊爲之。余亦玉成善因。爰爲之序。庶



幾有目共見。咸思趨吉避凶。俾忠孝仁愛滿天下。是亦正人心。飭風俗。振紀綱。扶道德之一助云爾。時康熙歲在乙巳七月朔。管理江南江安徽寧池太廬鳳淮揚廣和滁徐督糧道布政使司叅政加一級李聖翼薰沐頓首撰。

又

余家世比鄰梓潼。親覲帝君耿光。告虔有年。及筮仕巖邑。每隳服勤。以至瑗非旣鄰。瞿卜更暮。憂結於中。爲計愈拙。一日遇楚中郭些菴先生。語予曰。子艱於嗣。何事

戚戚爲也。觀子容貌性情。非斬後者。如水有根莖。而祈枝葉之繁茂。非培養不可。子欲培養。端自服膺帝君化書。帝君在蜀爲桂祿嗣籍之主。子耳而目之久矣。胡不勉而行之。余聞之。不覺憬然悔悟。遂於帝君前。竭誠洗心。冀求慈憫。爰得彭退菴所刊化書事蹟。朝夕諷誦。見所求者如此。而所獲者如彼。益加黽勉。不敢少懈。第退菴之刻。在蜀搜求。兵燹之餘。間多亥豕。而九十七化圖像。淪於劫灰。余至白下。購求遺經。得文昌大洞仙經。暨文昌救劫真經。又得同里趙之琰舊刻化書。皆有註釋。



因與同志者彙經與書。叅訂纂繪以期備美。將付剞劂。闡揚神化而願力未就。適漢南李欽鄰先生。余執經師也。奉命督江儲。予就署懇之。先生聞人之善如己之善。忻然捐俸付梓。用成盛事。余今獲有片石之應。雖屬帝君垂臂之救。實感兩先生有以教之成之也。自是傳之宇內。皆得於帝君前。遂桂祿嗣籍之請者。又莫非兩先生有以貽之。豈僅余一人已哉。敬誌原始以附篇右。大清康熙四年乙巳孟秋西蜀弟子程九鵬薰沐頓首撰并書

七十三化書事跡序

化有二理。有變化之化。有教化之化。自無入有。自昔爲今。以幼壯爲老死。以老死爲嬰稚。此變化之化也。三綱五常是非邪正。上以風動其下。下以獻替其上。此教化之化也。元命者。序太始也。流形者。本太質也。生民者。明性習也。易俗者。變夷禮也。稽古者。覺後知也。奉真者。遵道法也。寧親者。報劬勞也。幽婚者。戒苟合也。淵石者。重有子也。馴雉者。誠感通也。回流者。護先塋也。降瘟者。顯符驗也。好生者。習醫業也。天官者。醫業成也。薦賢者。公



文帝全書 卷二  
道開也。格非者。和聖賢也。榮歸者。知止足也。敦宗者。念本支也。歸寂者。遇釋法也。君山者。喜幽清也。感生者。不能忘情也。奉先者。思繼志也。孝友者。繼絕緒也。沔水者。杜讒慝也。白駒者。冀留賢也。舉讐者。忘私憾也。恤孤者。敦孝一作友義也。慈訓者。傳內觀也。盡忠者。堅臣節也。棲真者。屈雪山也。山王者。始護蜀也。刑賞者。罰淫而舉孝也。存褒者。沮西嶽之擅威。憫無辜之陸沉也。回風者。嘉孝子而罪狂夫也。明寃者。嫉無名而恤無告也。苴邑者。滋生齒也。拯溺者。善賢侯也。兩穀者。惡利一作私心也。曲

兩者。惠遺黎也。殞賊者。旌孝婦也。北郭者。誨求嗣也。返火者。匿奸計也。平苴者。現陰祐也。費丁者。賤勇力也。石牛者。惡好貨也。五婦者。諫重色也。顯靈者。不忍蜀之亡也。大丹者。遇聖師也。巴都者。嫉賊污也。婆娑者。明天性也。戒龍者。和鄰祇也。鳳山者。尊所生也。魚腹者。矜老苦也。口業者。彰惡報也。東郭者。懲巧僞也。牛山者。分善惡也。天威者。憎逆婦也。尙義者。貴同氣也。旌隱者。厚士風也。佑正者。高烈女也。殺生者。遠庖廚也。酷虐者。戒偏性而害物也。憫世者。念黎元而將救其亂。不忍無功於物。



而叨受血食也。咸陽者明靜心妄動則招尤也。邛池者爲所親報怨也。解脫者謂寃不可成而非大聖則莫能解也。仁政者悟前非而積後果也。幽明者俾世知暗室之不可欺也。籌帷者償宿債也。如意者大有爲也。丁未者兆命於當年而佐聖於今日也。水漕者司天澤也。桂籍者喜文儒而尙德行。定優劣而司予奪也。若夫應舉孝廉。結友姚萇。顯八公之績。開中興之運。與其李唐二帝入蜀之符驗。我宋累葉報功之祀典。則有內傳行事與夫名卿翠琰大手綸言在焉。非此顯化之屬也。侍生

劉安勝與其子當。程允洽。竝族兄兼善。四人者事吾之久。緣法相契。邇緣篤於事神。而有七十三化之疑。嘗請於吾。因命四子設壇於誠應樓。諸生執鸞相事。更代其勞。於此發揚闡露。以待知者。仍命計府何敦信。衛丹。李茂等董其事。及繪畫刊本。傳諸當世。嘗謂幽明異塗。理致則一。在洪荒無爲之世。則鬼不能干神。而神不能干人。於樸散多事之際。則人僞滋廣。非天不足以勝之。是故聖人神道設教。始有天人相因。人神共理之化。要其所歸。不過垂世立教之大端也。雖然。法立而姦生。真去



而僞起。砥砮或可以亂玉。稂莠或至於敗禾。假神爲言。誣天欺俗者。亦有之。是則付之於清議。又不足與辨也。時淳熙重光赤奮若。至日寶屏山序。

續降化書事跡序

夫陰陽不測。天地之化也。以道設教。聖人之化也。合乾道之變而藏其用。因聖人之教以寓其跡者。其惟神乎。以大而言之。麗乎天者。非止日月也。有星辰焉。有璇璣焉。而又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此所以不言而行。四時麗乎地者。豈特草木也。有邱陵焉。有河海焉。而又敘

九疇。分六氣。此所以不言而生萬物。至於聖人開物成務。法天地不言之化。運至誠贊育之妙。自微而潛乎心。至大而行之天下。則神之爲用。存乎其中矣。惟聖人窮而知之。百姓用而不知者。七曲帝君。應化清河。游神濁世。觀其爲神。爲龍。自水府而爲天官。由王者而爲帝座。或爲忠臣。孝子。義士。廉能。出幽入明。懲惡勸善。大率皆以仁慈方便。正直含容。輔天地不足之化。扶古今欲墜之教。有所謂大無不包。細無不括者。曩寶峰所降之化。止於七十三事。畧而未詳。其自國初至今。民賴其庇。其



文帝聖書 卷二  
跡不可不書。了菴居士楊興。乃英顯彛之門人。董常也。運會符契。來貳古通。遂拉中和道人馮如意。炷香扶鸞叩神。於是復降行事之微茫。續爲九十七化。予忝聯天府。請序其目。七十四。一作孝廉者。經濟太平之基也。感時者。悼中國王化不行。結信義於交遊也。神扶者。淝水大捷。而八公山草木化人形。以破苻堅也。誅暴者。戒污吏貪暴。示以異類報也。明經者。彰禮樂。顯先聖之道也。護聖者。命子顯於曲江。而扈禁蹕於萬里橋也。明威者。戒士大夫不欺而守正。則功名可必也。濟順者。奉僖宗

以保民也。濟迷者。顯火炬以懲不信也。證果者。悟真宗也。明良者。慶會遇也。忠顯者。佐皇國伐叛逆而盡忠節也。聖治者。庶事修而歌太平也。武烈者。濟時康難也。興國者。忠良也。止足者。辭玉府尊隆渙號也。真元者。拯難也。誅逆者。誅不孝以明天令也。拔苦者。悼亡也。福瀘者。平宿冤也。昭明者。見畢工也。亨屯者。削僭也。安南者。活生也。復古者。壽文脈也。此書非了菴則固未顯也。蓋天人相因。不期而然。抑有以表而出之。觀者宜加敬焉。紹熙闕逢。攝提中秋日英。武昭惠靈顯威濟忠贊王崇應



大帝李序

--	--	--

文帝全書內函卷二

古鼎劉廣恕

義陵劉體恕無我彙輯

古渝金本存全訂

古鼎劉悟誠

仁和關 槐柱生校定

化書上

化跡總詩

緣事將成信有時。人能弘道復何疑。不因百尺樓工畢。爭得多生事跡垂。典實任從機銜耀。始終庶可見云爲。



從今又被人間世。傳出清河百首詩。

### 第一元命化

混沌初分濁與清。東西分野景鮮明。中含太乙氤氳氣。吾已潛符造化情。獨占宮辰雙女上。專司火德五行精。率然自厭居荒落。脫蛻終期道果成。

余本吳會間人。生於周初。迄今七十三化。前降內傳。化字世人誤傳作代字。今正之。按大洞經序。帝君於周武王乙巳歲。生於吳會。卽今平江是也。

### 第二流形化

遁跡靈巖不記秋。目光開閉自剛柔。吞霞滿腹無饑渴。養息潛真任去留。數足轉形歸孕乳。時來隨分事王侯。會稽勝地堪揚化。張氏生身世屬周。

予方遊人間。忽至會稽山陰。見一隱者。年五十許。具香燈仰天而祈。時仲春丙夜。天文煥爛。張翼二宿。昭然在上。俯而聽之。隱者姓張。適符列宿。予於是生焉。

### 第三生民化

北堂一夕夢吞珠。隱隱襟懷震夙初。厥月誕彌延穀旦。靈光充滿耀遽盧。儼思不與羣兒戲。嗜學仍於百慮疎。



者舊相逢每相語。謂吾他日是洪儒。  
張氏出黃帝之子名揮。始造弧矢。張羅網。世掌其職。  
子孫因以張爲姓。顯於吳。

#### 第四易俗化

吳因泰伯遺風。後一變民情似島夷。剪髮務從安澤國。  
文身將以禦蛟螭。性情不願隨時俗。冠屨惟思習禮儀。  
始也親朋嫌矯飾。終焉鄉里翕從之。

余之鄉。剪髮而文身。蓋便於入水。而習成夷俗也。余  
旣成童矣。心所不樂。乃尋冠屨。自習禮文。內外莫不

以余爲異。及其久也。從余化者。十有七八焉。

#### 第五稽古化

三吳僻處在天涯。文物無稱少麗華。帝典未嘗傳遠裔。  
皇墳那得布農家。幸因膚使傳縑素。頓令卑情識制麻。  
從此一方絃誦美。區區風教已堪誇。

予鄉距京周甚遠。文物無稱焉。一日有耆舊謁吾父  
者。口誦唐虞大訓數篇。曰有中國使人傳此。予好之。  
就彼習焉。隨口記授無遺。於是邑人願學者。從予習  
之。皆以予爲師。



第六奉真化

寂寂茅茨晝掩門。行人稀到水邊村。深耕偶得黃金像。  
久瘞音意埋也猶纏紫葛根。不忍鉦音披鎔虧體質。聊將焚獻  
度朝昏。送歸海嶠禳災沴。音利陰陽不和也一境生靈賴此恩。  
予之居事猷澹。忽於鉏下得一金像。頂冠如崇山。疊  
翠被服如霞綺。舒麗紺眉月面。儼然慈祥。憑几巍坐。  
荷花為臺。高尺許。重鈞餘。初未知為何神。詢之故老。  
或曰。元始天尊像也。昔夏禹理水。冶金以為神物。用  
鎮方嶽。豈此像之類乎。吾家素貧。雖迫於衣食。不敢

起鉦鎔之心。一日海風翻浪。遠近奔駭。非人力可支。  
予謂眾曰。家有金像。得之儻來。今為眾捨之。以祈海  
若。冀其安息。乃率眾乘高。以像投狂瀾中。俄而風止。  
潮回。一境獲免。邑人以是為德也。皆以糗糧布帛見  
謝。拒之不能。自是溫溫然。家道苟合矣。異時記憶投  
像之所。蹤跡之。砂磧有光。掘之。舊像仍在。歸築宮室。  
以安奉。邦人敬事之。

第七寧親化

母氏劬勞歲月深。風寒暑濕久相侵。醫巫胗音軫脈皆無



效。鍼音灸頻仍。殆不任。剔骨和羹。償宿願。吮音疽出血。本誠心。分明夜聽神仙語。二紀延年表至忱。

予既冠。母氏六旬矣。少時勤於織紝。飲食失時。常致疾疹。逮至衰暮。重之以六氣所淫。遂成疽瘡。舉發於背。始以巫覡音祈禱。中更醫工。砭劑月餘。皆不效。予不離臥內。日夕省視。未嘗解衣而息。計窮矣。乃爲吮疽。大出膿血。疾少間。醫曰。疽根附骨。未易出也。越三日。復吮之。忽覺口中充滿。吐而視之。有膜如綿纈。膿乳如米粒。母氏漸安。而以病久。食少。復成羸音瘵音。債音

醫曰。此痼疾。以人補人。真補其真。庶可平復。予因夜中自剔股肉。烹而供之。忽聞空中語曰。上天以汝純孝。延爾母二紀之壽。翼日勿藥。果符神告。

### 第八幽婚化

婚對由來不等閒。此生奇遇是前緣。靈骸不朽如相待。清夢重遊豈偶然。嗣子已堪傳後業。芳魂俄復掩重泉。壯年頓絕陰陽事。衆議稱予骨是仙。

吾少也賤。性靜而寡合。年逾冠矣。未有室家。非特良媒之不至。抑亦予無好逑之心也。向因母氏嬰疾。以



未見孫息爲恨。予亦有不孝之憂。一夕夢至一林麓。孤塚巍然。傍有一門。一女子靚音淨妝坐其中。顧予而語曰。君非張善勳乎。予訝其以名見斥也。請問其由。女曰。妾與君居。雞犬相聞。乃仲氏也。曩者妾之叔父與君會談。君之美。以爲好學尙禮。古君子也。議以妾歸於君。吾父以君貌異寢而難之。然妾之慕君。心已一矣。後許於鍾安孺。鍾富家子。而清議無聞。妾心恥焉。由此得疾而終。今三年矣。妾之來此。以君之故。君曷爲我圖之。予悸音息而寤。月餘再夢如初。暇日因與

友人儀堅成。縱步尋幽。忽至一所。宛然夢中境也。方告吾友。共訝之。塚中人出。呼予爲郎。蓋夢中所見者也。儀實仲之舅家。因走告仲之父母。迎女以歸。卒爲婚姻云。

### 第九淵石化

春光淡淡景遲遲。春水溶溶清且漪。羅綺岸邊搖倒影。神仙種裏悟前知。白紋細篆成淵字。青石圖形似小龜。生子立名符感兆。貴知天與自無私。

仲氏婚三月。鄉人士女已嫁而未孕者。相與臨神潭。



摸石得石者宜男。得瓦者宜女。蓋舊俗也。仲與遊人中。吾母謂仲曰。潭水靜深。黝然莫測。宜從上流淺處求之。仲方徘徊潭中。忽起花沫如吹。仲以手捫之。得一石。大如雞卵。六出如龜。狀青而白紋。隱隱如淵字。意感而有孕。既生。名之曰淵石。方齧音迨。齧音視。仲忽告予曰。吾兒真似君者。宜善視之。妾與君世緣盡矣。語畢而逝。予乃不復再醮。

第十馴雉化

天摧地裂。情堪擬。荼毒無門。救二親。負土培墳。酬怙恃。

寢苦音苦。枕塊益悲辛。黃泉路隔。嗟何及。白雉情傷。亦自馴。禮制三年。心罔極。節哀於以。率中人。

予年三十有六。歲在作噩音謬。疫毒流行。人無免者。鄉邑蕭條。路無人跡。予父八十有五。母七十有三。盛暑中。皆得疾。同日而逝。於是自持畚音本。鍤音插。以經營大事。乃於墓傍。倚廬枕塊。以終三年。常有白雉一雙。棲於林上。每遇祭奠。飛鳴而下。俯仰咿啞。如欲言者。及終制而去。

第十一回流化



壘築墳岡不憚勞。何期平地發波濤。松楸欲變無何有。棺槨猶憂不可逃。大洞仙經除厄難。真金聖像鎮鯨鰲。秋霖已霽湍流息。喜見平田廣且高。

予考妣墳岡去居之南。纔百餘步。蓋一時匆遽。卜之云吉。自以爲便於省視。初不遑他恤也。葬之五年。墳西三十里。洪水暴發。平陸成溪。以墳爲岸。水頽音橫不竭。勢頗浚急。吾心懼焉。欲改卜之。無及矣。乃齋戒守墳。日夜誦大洞經。不輟。竝取家藏金像而嚴事之。期於無虞。次年秋。雨霖霪。傍溪湧漲。數流爲一。吾益恐。

及水落視之。則墳前溪谷變成堅壟。廣一里餘。自是松楸無害矣。○大洞經序云。二真人授文昌大洞經。金像授法籙。行持屢獲感應。

### 第十二降瘟化

雙親之死爲瘟災。切骨銜冤痛且哀。生育恩隆情不匱。幽冥路隔憤難開。神兵執崇明中現。法籙傳真夢裏來。落筆神符救民瘼。豈容五鬼暫徘徊。

予之二老皆死於瘟。時盛暑。嬰毒荼苦。滋甚。每念瘟疫之酷。恨之切骨。而幽冥路殊。力不能報。心常快快。



比因墳岸回流。實自大洞真經金像之力。於是益勤持誦而敬事之。冀獲陰祐以治瘟鬼。又三年。忽夢所事金像語予曰。大洞仙經爾熟記矣。大洞法錄爾未見也。今當授汝以治邪魔。非惟可以契汝初心。亦可佐天行化。助國救民也。袖中出書示予。拜而受之。既覺。書在枕前。其一曰大洞錄。又一曰大洞法。因開錄讀之。至天騶甲卒一萬人度之句。忽風雷晝暝。金甲朱綬者無數。列於予前。俯而請命。一人持紅旗立於衆先。白予曰。願聽使令。予方恍惚不覺。厲聲謂之曰。

吾要爾等治瘟鬼。此鄉張屯使家。闔門病瘟。爲吾驅來。語畢。一持旗者領百餘人入其家。俄頃執鬼五人出。有蒙虎皮者。冠雄雞者。貌若犬者。若烏鴉者。若驢馬者。所執有水火羽翳音接斧鑿之具。予怒而叱之。將滅其形。彼乃有辭曰。弟子元伯等。歲運所生。歲氣所成。所遊有方。所病有人。陰譴重者。受其災。天命絕者。至於死。亦非弟子等敢私。若蒙真官賜以寬貸。此後願聽約束。遇行瘟。見真官符籙所在。卽不敢至矣。予因依法授以教勅而去。閭里有病瘟者。與之符法。皆



得全活。

第十三好生化

風寒暑濕因天變。飲食興居病在人。黃帝脈經詳子母。神農藥性辨君臣。按摩鍼艾隨輕重。補瀉推移審故新。但得天民無橫夭。勤勞不惜此心真。

予以法錄救人疾。疢音衆矣遠近之人踵門求治者。不可數計。其有染瘟病者。着邪祟者。受瘡厲者。逢殃魂者。遭鬼擊者。犯凶神者。遇惡氣者。一一全活。然有臟腑寒熱虛實之不齊。飲食起居勞佚之各異。或因

喜怒哀樂而感於內。或因風寒暑濕而受於外。此皆岐伯神農氏之學。非道家法錄之事也。人有懇於予而不能全其生者。予實赧然不足。於是講究脈理。翫味藥性。討論五行之勝復。習熟五鍼之迎隨。勤苦六年。始造其妙。自是天命未盡者。無橫夭矣。

第十四天官化

作善家庭祇自憐。不期聲譽乃喧傳。名聞王國心無愧。位列天官事有緣。六氣和平方晏樂。萬民疾苦易安痊。當年稱職吾何力。君相明良化使然。



予活人衆矣。或聞於君上。方以砭劑爲事。而又爲京周所知。驛召至都。旣以國君所薦。又歷試之。以予爲醫師。掌萬民之疾苦。隸於天官。予甘心焉。於是教戒徒屬。使勤其業。蓋成王之世也。時王畿豐稔。音能六氣和平。民少札瘥之疾。良由上德之所致。予得以稱職焉。

### 第十五薦賢化

人之有善如吾有己。達仍思未達人。大智潛心能創物。仙方治疾可通神。推賢汲汲誠無隱。自代區區意本真。

奏徹宸聰蒙異賞。驟陞諫列作臣鄰。

予之屬有瘍。音羊醫公孫智叔者。賦性慈慧。而記問詳博。深明百藥之性味。創造丹砂雄黃礬石磁石石膽。爲五毒之劑。其說蓋取丹砂養血而益心。雄黃長肉而補脾。礬石理脂膏而助肺。磁石通骨液而壯腎。石膽治筋而滋肝。外療瘡瘍之五證。內應五臟。拘之以黃堊。音謀熟之以火候。藥成傳與敷。瘍無不神效。乃以其法著於典。則予自以爲不如彼。而位居予下。因舉智叔自代。以兼予職。未幾上躬不豫。鬚有疽生。一



夕決潰。厥勢危殆。以前藥傳之。應手而瘥。於是智叔始有醫師之命。王以爲直情無隱。所薦得人。宜膺上賞。遷爲司諫。

### 第十六格非化

太醫活國。理非輕。瞑眩輸忠。政乃成。形迹相忘。宜自釋。樞機不密。禍由生。微言忍使彰。君惡削。藁何妨。隱直名。但得聖朝無過舉。不辜榮祿是真情。

王若曰。咨爾善勲。直情無隱。朕念良醫活人。太醫活國。今寘與置同爾言路。以旌汝賢。汝其以救疾之心。救

正吾失。嗚呼。惟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汝往欽哉。毋易所守。予三辭而後受之。旣與七人之列。日近清光。雖君相聖明。無大過失。而予憂君憂國之心。一步趨。一食息。未嘗少懈也。成王幼冲之時。聽政於周公。及親政事久矣。嘗有不平之語。予恐左右得以乘閒也。每以君臣始終禍福。幾微爲戒。而諫章屢焚。人無見者。故公之東征。雖有四國流言。召公不悅之隙。而終能保全者。予亦少有力焉。

### 第十七榮歸化



十年。無仕。拋桑梓。一旦榮歸。復里閭。嗣子。卅音童。驚弁服。田園。蹊徑。訝邱墟。遊仙夢。覺空勞。擾涉世情。疎自卷舒。再識北牕春。睡美。任從雞喚五更初。

予在京周十年。久違桑梓。倦翼思還。每念怙恃無恙。時身在草莽。及怙恃既失。乃受榮祿。雖食稻衣錦。何樂之有。一日見周公鷗音鴛音之什。惻然有感。於是起歸與之嘆。告老乞骸之請。數上。始從其欲。公卿大夫。設祖東門之外。既歸。里人迎候。予乃自近郊舍車而徒。鄉曲以予為榮。

第十八敦宗化

宗人本是一根生。貧富誠難較重輕。祿廩儻來何足吝。親朋至此若為情。死生竝與周婚葬。俊秀仍須為作成。他族聞風喜相倣。三吳漸有義莊名。

張有數族。居多貧窶。音予歸之後。徧求訪之。幼者已壯。壯者已老。死生榮悴。惻然可驚。其貧不能自振者。猶故也。於是興起義莊。以淵石主之。貧困者周給之。疾病者醫藥之。男女成長者婚嫁之。子弟俊秀者教養之。他族聞風。翕然相倣。義莊滋廣。習俗漸美矣。



第十九歸寂化

聞說西方大聖人。苦空寂滅以爲真。行歌自信浮雲喻。坐想徒勞夢幻身。得訣坦然超彼岸。忘言聊以穀吾神。從茲始悟歸根理。南北東西任屈伸。

予之在朝。聞方外之言曰。西方之國有聖人古皇先生者。不言而自化。無爲而自理。以慈悲爲主。以方便爲門。以齋戒爲常。以寂滅爲樂。視生死如朝暮。等恩讎如夢覺。無憂悲喜憤之情。蓋知浮生不久。求於無生者也。予嘗慕之。及辭榮而歸。道逢隱者。行且歌曰。

朝陽之暎。碁觸石生雲。初焉髣髴已而繽紛。隨風而出。蕩漾無垠。銀音俄變化以歸盡。杳不知其所存。伊仕者之利祿。忘其勞而駿奔。忽暮景之見迫。畏大限兮逡巡。將投足於幽趨。爲異類兮芸芸。予聞之始也。駐車而留聽。少焉憑軾而敬禮。終乃下車而泣謝。謂之曰。適領妙理。深契愚衷。願惠格言。以度殘喘。乃於通衢百拜而力懇之。行歌子仰天而嘆。指予以心印。授予以正訣。曰。此西方聖人古皇先生歸寂法也。子能念而習之。可度生死。死而不亡。證無量壽。若果終於



彼岸則可成正覺。如止中道而廢，則猶能擇地而處。可爲神仙。予受教焉。於此塵緣旣畢，百慮頓灰。時丁仲秋，會集親友，畱頌而逝。頌曰：秋風瑟瑟，秋月白白。得吾之真，知身是客。

### 第二十君山化

君山一境最清幽。鶴馭徊翔爲少畱。湖景昏明從晝夜。林光疎密任春秋。無身不顧千年藥。有道誰貪百里侯。極目烟波供受用。飽聽欵音襖音乃音靄看夷猶。予旣遷化，將往西方，適至洞庭君山之上，愛其勝境。

因少畱焉。予時上無君相臨制之威，下無血屬繫累之念。超然物外，獨往獨來。水光山色，四時可愛。吟風弄月，此樂何窮。追思前事，殆一夢耳。方且仙遊勝侶，朝夕往還，不聞塵境之勞生。但見洞庭之真逸。久之，有二青童自天而下，敬宣帝旨，以予爲君山主宰，兼洞庭水治。

### 第二十一感生化

神職君山歲月遙。洞庭深邃絕塵囂。偶嗟泣涕無從出。已覺悲魂不可招。換舍投胎緣未足。拖泥帶水恨難消。



玉壺不肯藏春住。漏泄陽和見柳條。

予在君山久矣。一日春水初生。湖口有大舟艤音擬岸。

封音奎羊醺音詩酒。呼號而祭者。其聲哀婉清切。予聞之。

不覺情感迫而聽之。一婦人年三十餘。體有塗光。三

酌音類而祝曰。良人不幸。得罪於君。遠竄南荒。死於瘴

癘。家鄉萬里。旅櫬難歸。日月不居。行將卒矣。重念家

無兼侍。堂有二親。有子在腹。未形兆朕。若山川神靈。

察我夫君。以忠獲罪。憐我姑嫜。暮景無依。今臨蓐有

期。爲垂陰祐。使得一男子。以續張氏。則妾之性命雖

不保。猶無憾焉。予在雲路中。不勝其悲。涕泗從出。忽  
身墮。婦懷惜音猛然無覺。久之聞人語曰。是男是男。予  
開目視之。身在盆浴中。蓋已生矣。

### 第二十二奉先化

厲王監謗衆心離。先子忠言履禍機。流琬早知將易位。  
逆鱗悔不聽防微。錄孤聖澤曾無間。美謚英魂更有輝。  
徑陟諫垣承世職。人言有子可傳衣。

皇考諱無忌。歸葬河朔。母黃氏。慈祥明辨。篤於教訓。  
凡乳哺偃息寤歌之。次必以詩書語言誘習。鄰兒與



予嬉戲則以泥土繒帛結束設像以爲古人稱揚故事或爲君臣朝會或爲父子告戒或爲師徒訓勵或爲朋友接陪每事指陳俾予曉習世故十歲始就外學名予曰忠嗣追先志也既長而冠王父平子字予曰仲母氏嚴三加之禮西序答拜因泣謂予曰爾父曩事厲王爲保氏常諫王惡而王性多忌恥聞其過諫者必誅久之至於監謗罪死者衆道路相語以目人不堪命百姓離怨乃以疏告王願王改行除誹謗之令以通下情王不聽於是流於番禺既而不祿天

下寃之今王行仁政詔先朝臣子死以非辜者咸錄其後汝其往哉予乃詣京師登肺石以自明有詔追復皇考官諡之曰獻法曰忠必告上曰獻仍以予爲保氏奉先臣之職宣王之時也

### 第二十三孝友化

長兄不幸身無後同氣由來本一支母氏悲傷情有感楸陽立繼理爲宜北堂旣慰慈親念幽壤終爲死者知喪禮盡於王父母揚名孝友顯當時

予兄允思不幸早世弗及見之予年旣壯有二子長



曰然明。次日。曰。林陽。林陽早慧。見憐於曾大父。長至之  
前夕。家廟祭奠。予母哭之哀。因言亡兄絕世。予請以  
林陽繼之。俾承其後。以慰母心。王母趙氏八十而終。  
王父以哀廢食。尋亦不起。予以孫承子服。斬衰音催三  
年。哀毀盡禮。聞於中外。時以孝友稱。予字而不名。

### 第二十四 沔水化

猗歟吉甫。氣飄飄。勲望才猷。冠聖朝。經武緯文。心固美。  
征西伐北。地方遙。鎬京飛語。興讒謗。沔水聲詩。託諷謠。  
君宰相歡。功烈盛。賴予忠諫。息言妖。

王有賢臣尹吉甫。文武兼資。縉紳所慕。國家中更版  
蕩。四夷交侵。及王卽位。北伐西征。以復文武之境。吉  
甫嘗任專錢之命。惟予與王居。吉甫居多。大畧而忽  
細。故王之左右。多不悅者。於是讒譖迭興。王亦未免  
於疑。方其在鎬。有飛語聞於王。予爲多方解釋。意猶  
未明。予爲沔水之什。王聽之。洎音既吉甫歸。功烈旣成。  
君臣膠固。中興之績。視少康高宗爲優焉。

### 第二十五 白駒化

聖慮憂勤。旣有初。一朝德色沮嘉謨。賢才遞去。嗟黃髮。



詩什形容咏白駒。束帛自茲通下國。羣賢俄復集東都。皇家招隱興王化。良自忠言勸用儒。

王以大業克濟。普覃異恩。陞予爲大夫。於時四方無虞。王心少怠。一日師氏韋仲將諫。章方上天威肅震。置韋於理。於是道德之士。老成之人。有翻然而去者。予心憂焉。乃作白駒之詩。以爲譏刺。勸王留意賢才。寬容受諫。使有位者無去志。已去者冀其來歸。隱迹者期於願仕。詩聞於上。上意感焉。於是詔告在庭。責功悔過。復韋之職。束帛弓旌。日遣無虛。未幾清議歸。

美士風藹盛。天下復見成康之化矣。

### 第二十六舉讎化

先君飲恨下黃泉。在禮讎家不共天。已死風成無所及。後人溫叔乃爲賢。只知所舉惟才日。豈憶無辜被讎年。上亦昭情知此事。何妨中外任喧傳。

先人之死。蓋出於南風成之譖。朝士之所悉知。終天之恨。予未之忘。風成死久矣。有子名溫叔。有才而賢。嘗以國子肄業於韋師氏。予以問韋。韋謂予曰。風成之子。好學無厭。語言可法。容止可則。當今貴遊子弟。



中未有也。天道難知。不意風成青蠅之行。有子如此。蓋瞽鯀生舜禹之比。他日必爲大器。予雖有不共戴天之隙。而聞其善行。心嘗悅之。予既陞大夫。保氏闕人。詔許舉所知以自代。予薦溫叔。王聽之。卒善其職。

### 第二十七恤孤化

壽天前途不易知。仲將方艾遽傾危。一身永逝嗟無後。五女皆孤益可悲。納采問名如父在。贊羔奠鴈及婚期。死生不變論交日。泉下幽魂亦展眉。

師氏韋仲將。與予爲聯事。相知且久。一日宮車夙駕。

出於虎門。仲將欲有所陳。旣前而却。忽偃於地。衛士掖而起之。蓋已奄奄矣。歸而告殂。韋氏無子。唯女五人。長者以寡而歸宗。次者及笄而未聘。幼者已十五。韋以忤於王。暴卒禁中。旣無卹典。五女何依。予爲備禮而嫁三人。其二幼者。寄膳於司諫高之量家。俟其長也。納爲然明林陽之婦。

### 第二十八慈訓化

守志當年正妙齡。期頤耳目尙聰惺。緣深不惑旁門法。心著常持內觀經。花落花開根永在。月圓月缺體空靈。



臨終切切垂慈訓。證位仙階達杳冥。

母氏早年守寡。享壽百歲。而視聽不衰。蓋由平日常持內觀。經紬繹意義。晚有所得。一日。予方朝退。趨而過庭。呼予而坐。兩孫侍。喟然歎息曰。吾與汝因緣相際。得爲母子。汝且華顛。吾老可知矣。我念人之在世。生滅無定。暫來還去。如虧盈月。如開謝花。今世之生。乃前之死。前若無死。今何以生。今日之死。不明後日之生。奚保。若解知身是妄。直須謹守真常。但能性定命堅。所謂曠劫不壞。有功行者。超升上境。無惡業者。

不失人身。忍於夢幻之中。更結冤讎之果。吾將永逝。勿用深悲。臨別之言。切須專聽。語畢。儼然隱几而逝。後再以童女得道。乃生天上。是爲妙惠真人。

### 第二十九盡忠化

奪哀變禮從王事。爲感君恩念舊臣。切諫區區還不聽。忠懷歷歷竟虛陳。青宮本乏元良德。白首羞爲諂媚人。盡節九泉吾不恨。尙憂周道寢沈湮。

予有齊縉衰之憂。上有旨奪情。辭者再三。不得已而從事禮之變也。上卽位之久。倦於政事。一時勲舊如



尹吉甫。名穆。公南仲。方叔。或以病廢。或以物故。惟予  
爲老成。上初以宮湟爲太子。予力諫之。不能移其愛。  
卒立之。及王棄社稷。嗣王親政。淫酗暴虐。予又諫之。  
王以予侍先朝之舊。且銜前疏。怒形於色。予乞骸家。  
居一日。有使賜酒。予拜受之。飲畢。有後命。予惟盡忠  
於國。初不以一死亂吾之真。然尙憂周道不振。有失  
文武之基緒爾。

第三十樓真化

再出頭來事愈多。幾回歡笑幾悲歌。忠臣憂國嗟無及。

直語逢嗔可奈何。遠望松楸慚白髮。悔貪祿廩受丹科。  
雪山一境非塵世。來此棲真得也麼。

予生於斯世。而堅守古道。既有言而不用。又獲罪焉。  
魂無所歸。情猶不已。哭於宮闈者三日。王聞之。以予  
爲妖。乃命庭氏率其屬。以弓矢望聲而射之。予無身  
矣。射予何爲。於是望故家而覩與覩同甚。辭王國以遠  
遊。一意西方。歷岷峨。背井絡。蜀之西陲。有山名飛越。  
予以先世生於吳會。與越爲鄰。俯而察之。名同俗異。  
又望西極一山。高廣殆百餘里。盛暑之時。積雪凝寒。



非塵境也。山神白輝曰：此名雪山。往昔多寶如來修行於此。八年得道。又西極真人久住於此。因而證果。大夫仙風凜然。盍畱於此。予聽而止焉。無幾。帝有旨。以予爲雪山大僊。

第三十一山王化

北違京鎬千餘里。西望岷峨萬點山。榮辱已拋羅網外。是非不到水雲間。力誅白虎遺星石。匣鎖青龍瑩月環。南面稱王朝北望。有煩帝旨爲重頒。

予方畱雪山。而被大仙之命。旋有旨。以蜀門行化。乃

返鶴馭而來東北。見萬峯青翠。絕境可愛。久之。山神公元長等五人來謁。予曰：某等職隸於斯。近見真官。丰神巖峻。目有光芒。警欬之音。震響巖谷。豈非天人乎。此間自武王伐紂。微盧彭濮諸國之長。佐蜀君主。大軍北向。實經於此。逮今三百餘年。路僻人稀。未有貴顯者來。真官勢焰如此。幸示其來。予告之。實山神曰：某等亦厭人間遊於斯者也。此山隸蜀帝所治。名之曰劍嶺。其勢北距終南。西接岷峨。南通邛徠。東挹巴庸。廣袤音茂周匝。殆千餘里。此山爲要地也。自山王



白峯主。託孕爲蜀太子。且百年矣。居未有王。真官旣聖人之裔。清明在躬。積德累行。忠孝全節。神遊於此。行藏有數。宜少休焉。兼劍嶺之下。近有白額大獸。十餘歲矣。負此山嶠。以人爲食。真官旣嘗爲天子大臣。則山川之神。皆嘗聽治者。又玉音來此。自可號召羣靈。呼吸變化。役遣幽陰。驅除此虎。亦助天好生之事也。予信之。乃矯宣帝旨。召集千里之內。山川鬼神咸來聽命。謂之曰。帝有玉旨。以白虎害人。命吾爲此山王。董爾衆靈。誅滅之用。命者世享血食。否則天有威。

刑。衆曰唯。謹聽令。予乃仰觀周覽。現相變化。自現身與山等。拔一孤竹。叱化長劍。屏翳號風。雨師清道。揮劍一呼。響震山谷。虎亦怒氣成雲。目光出電。跳梁反復。吾身當之。衆刃竝前。斃於刀下。又於血汗中獲一圓石。狀如墜星。公元長識之。曰。此虎威也。予佩之。百神懾畏。功成。因奏帝。先陳矯詔之愆。次及集功之語。帝因以予爲蜀北門山王。

第三十二刑賞化

幽明政治雖殊異。平直存心理則同。孫滌銜冤當雪恥。



宜有力孝未酬功。嚴刑不恤。笞魚背。保奏終期。徹帝聰。小大神靈皆敬畏。清明天地蕩皇風。

予既即真。為諸山之王。凡所部山川。水旱豐凶。妖祥功過。皆得與聞。而平治之。青黎山神高魚生。部民孫滌。女方婚之夕。魚生悅慕。因拘其魂而亂之。為鄰封白池龍神所察。予覘之。與女俱訊。既伏其辜。歸其魂。女乃蘇。鞭魚生背三百。黜其職。山下有故孝子吳宜。肩嘗為父疾。刺血寫楞伽經四卷。壽終三年。未有所受。予為保奏。以代魚生。帝報曰。可。自是小大之神。咸

加敬畏焉。

第三十三存褒化

褒侯以女媚幽王。王寵褒。兮壞紀綱。黜子屏妻。天所厭。誅良害善。鬼為殃。嶽靈遷怒。情雖快。褒國平民。理可傷。奏達上穹。符允報。遺黎仁壽。遂延長。

幽王始娶申侯之女為后。后賢有子宜白。嫡且長。仁孝之風。見於岐嶷。逆音及褒侯以嬖進。遂寵嬖而疎后。尋以嬖有子。乃廢申后。以嬖代之。嬖生子。王名之曰伯服。意謂伯者。上無長也。服者。天下咸服也。於是逐



宜白。立伯服爲太子。大臣諫者九人。悉族之。穢聞於上帝。俾西嶽爲孽。以警於王。山川鬼神。從而不寧。三川皆震。山摧水壅。勢皆逆流。嶽神者。蓋白帝標矩之降靈也。從而遷怒。移檄漢沔。褒斜山神。欲湮褒邑。褒與蜀接境。予訝其太甚。卽上奏。言治褒侯固不足卹。國人何辜。請赦之。有旨。言金天之神。擅檄所治。薄責之。褒邑之民。免於湮墊。厥後。犬戎伐周。棄漢沔。褒邑地隸於蜀。皆帝意也。

第三十四回風化

惡人行惡自招凶。孝子嚴親意不同。爲食成讎情已甚。回風反火勢方雄。滿懷俠氣猶能吐。刮面狂飈音標訝自攻。畱與世人爲鑒戒。要知聰直現神通。

劍嶺之南。民李轅。孝於母。薄暮有客投之。轅方烹雞具食。客以爲相饋。喜形色。言少頃食至。乃脫粟飯也。客不舉。七音轅曰。家有老母。病起思肉。適之司晨。不及供客矣。客赧然揚袂而起。曰。汝以吾爲未嘗食肉耶。不揖而出。夜闌。因風縱火。以燼其居。時方歲寒。草木黃落。煙焰蓬勃。勢不可向。轅負母而出。仰天號呼。



予適遊其上。大不平之。因吹氣成風。使虐焰自反。客執燧猶在手。燎其鬚眉。欲走而迷。顛仆音赴火中。僅存其命。訊之。則曰。某俠士蒲光度也。今夏緣都人士女浣花嬉遊。有友因醉而觸良家。爲人所辱。濱死。某以解紛之故。投入水中。幾致不救。訴於有司。於是亡命周流半載。昨寔餒甚。心怨於子。方音泄葬草時。如有人叱之火及子家。而爲風所吹。今卽死矣。不作無名鬼。因告之。語畢而殂。

第三十五明冤化

須知人命重如山。莫把形疑作等閒。毛氏喪身猶未雪。良能濫死豈容還。騰魂附體明冤獄。執賊求情伏巨姦。艾敏一言其利溥。享人血食免慚顏。

踰劍之北三百里。龜山之下。民何志清。有男無方。娶魚山侯金之女。逾年。金得疾。勢急。女告於姑。請以歸寧。許之。與其夫偕往。至中途。記憶奩篋中有黃金耳音當。欲持以隨。備父急難。行速而忘之。欲歸而復取。則日西矣。俄無方之弟良能。踵後而呼。攜耳音當。至。曰。婆有不豫。遣我呼兄。且令附嫂所忘之物。兄嫂



至姻家。兄可先歸。婆已顛音望矣。無方曰。弟與嫂行。吾將歸以省母。無方既別移時。侯氏悔曰。妾家不十里可到。無勞叔相從也。良能信之。遽與嫂別。既還而夜深。翼日侯訝其女已約歸而來遲。遣人迎於路。乃見女死而無首。釜疾革而亡。其家告於所治。何氏以幼子而鞠之。月餘獄成。良能自誣別兄之後。逼嫂以非禮。不從而殺之。其首不存。殆爲虎豹食之矣。將就戮。良能怨泣。龜山之神。艾敏來告。予察之得實。蓋有強賊牛資。與妻毛氏有所忤。資路逢侯。劫而逼之。取

侯之衣。與毛相易。毛與侯年相若也。梟毛之首。攜侯與俱。予爲追毛之魂。附資之體。藉資之口。吐毛之詞。自陳而得實。資赴於理。女歸於侯。良能免焉。

第三十六苴邑化

含靈最貴。莫過人。不易修持。得此身。既會胞胎。當愛護。却緣衣食。使沈淪。伊余幼幼。情何異。天地生生。本自均。從此一方風俗變。列音蘭凶。釁免傷神。

劍北百里。折而東之。兩舍之餘。有邑曰苴。饒地瘠人貧。編戶有子。甲則蓄之。乙則或否。至於丙丁。則不舉。



矣。蓋嗇於衣食。以便目前。而不恤其後也。張千十富室也。租其田而食者八十餘家。授田之日。卽與約。有男子力能耕穫者。畱之。厥後所生。斷不容畱。率以爲常。千十有二子。長者有廢疾。不任事。次子三歲有癩。闕醫卜巫禁。皆不能治。禱邑之神公孫掌。十日不蘇。掌告於予。請救之。予從焉。詢其所以致殃之由。蓋前後租民不舉之子。四十有奇。冥漠無歸。共爲祟焉。予夢其妻李氏。且言之。故李氏雖言之。千十不悔。予乃遣功曹荀明。傳予之語。使幼子言之。曰。棄人之子。猶

吾子也。愛汝之子。猶他子也。汝貪人之力。惡人之冗食。以耗其穀。今四十餘命。迫於汝子。行且死矣。千十自怨自艾。叩頭出血。請命於予。予爲戒之。使改其行。千十從之。其子乃安。自是一邑之人。重惜人命。生齒漸蕃矣。

第三十七 拯溺化

秋雨霖霪久不休。三江相合勢同流。鏡潭壅溢深無極。城雉傾摧急可憂。白馬遺黎誠善俗。黃高仁政乃賢侯。柏堅一喝波濤息。誰謂驚湍敢敗舟。



白馬之邑。有民八百餘。所都當三江之口。秋雨霖霖。三月不止。東西二谷與江俱漲。咽於靈巖峽口。卒不能泄。波濤弘浸。居民昏墊。有魚腹之憂。邑神柏堅來告曰。白馬小邑。舊爲岷屬。今附庸於蜀。邑侯黃高仁而愛人。乃者天作霖雨。害其粢盛。三江環合。邑人之命不保。予以封疆所治。與堅俱行。既至。則水勢壅溢。比常十倍。民人攪擾。若蟻移穴。城雉所存。十有五六。幼者攜持而不息。老者棄置而待斃。予心憫焉。於是。以柏堅傳帝旨。勅水潤下。俾安故流。今所謂喝河神。

者是也。自是一邑之人。數千之命。免於沈溺之患矣。

### 第三十八兩穀化

人言陰德如何種。舉事先存爲衆心。許氏賑饑將竭產。羅家閉糶不容針。積而能散天之道。富乃成貧鬼所侵。一死一榮端有謂。蒼蒼造化意何深。

巴西大邑。富者百有一二。貧者力作度日。蜀帝初立。歲大荒歉。帝雖奉養菲薄。勤心爲民。而德馨未著。餘殃未衰。巴西之民。死於阻饑者尤甚。邑有富農羅密。閉糶而義士許容竭產賑貧。來者無窮。力不能繼。終



夜炷香。祈天請祐。邑靈和來。孫以告。予奏上帝。有旨。  
取羅所蓄之穀。凡五千斛。雨之。予乃勅諭風師。發羅  
之屋。穀隨風旋。自空而雨。各以色聚。徧於郊衢。一邑  
之人。無不飽飫。羅之蓄藏。一日而盡。邑人感許之惠。  
往往酬還。幸羅之災。從而稱快。蜀帝以容爲邑佐。密  
聞之。自經。



